

九九乘法表

□陈晓云

小时候,铁皮铅笔盒是我们爱不释手的“宝物”。它那坚硬的外壳,被精心涂上各种鲜艳的色彩和图案,或为英勇的卡通人物,或为美丽的童话场景,总是能吸引着我们的目光。然而,比这些外表装饰更引人注目的是打开铅笔盒后印在盒盖内侧的九九乘法表。

每当打开铅笔盒拿笔写字时,目光总会不自觉地落在那片印着乘法表的区域。黑底白字,清晰而规整,数字与符号排列得井然有序。“一一得一,一二得二……”这些简单的语句,仿佛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在一次次的目光交汇中,慢慢地钻进我们的脑海。那时的我们,或许并不明白这些数字背后更为深奥的数学原理,但却能像念儿歌一样,朗朗上口地背诵出这看似枯燥实则充满规律的乘法口诀。

除了铅笔盒上的乘法表,家里的墙上也必定会张贴一张。那是一张彩色的、印刷精美的图表,通常配有一些可爱的小动物或卡通图案,以此来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每天放学回到家,坐在书桌前写作业,一抬头就能看到墙上的乘法表。在做数学作业遇到乘法运算时,无需多想,

母亲爱听广播剧

□马俊

母亲特别喜欢听广播剧。我小的时候,电视机还没有普及,收音机倒是家家户户都有。母亲听收音机,只听广播剧,别的一律不听。

母亲说广播剧比评书好听,里面的人物都有不同的演播者,所以性格鲜明。广播剧里还有用以烘托气氛的声效、音乐等,能让人身临其境。母亲听过的广播剧,有《人生》《高山下的花环》《红楼梦》等等。我记得母亲听了《人生》这部广播剧之后,还骑着自行车跑了40公里路去城里买了路遥的小说《人生》。

母亲听广播剧的时候,不喜欢边做事边听。她总是停下所有的活儿,专注地坐在收音机前听。她特别投入,有时微蹙眉头,有时嘴角带着笑意,表情随着故事发展而不断变化着。这时候,连我喊她也听不见。我只好再大声喊她,她回过头来,如梦初醒般。

我奶奶对母亲痴迷广播剧很不满,每次看到她听,就会翻个白眼说:“猪圈里的猪崽子在嗷嗷叫呢,先把正事干完吧!”母亲并不恼,而是笑着对奶奶说:“不急!广播剧马上就播完了!”在奶奶看来,主妇全心全意操持这个家才算得上贤妻良母。

暮色中的父亲

□翟长付

记忆里,父亲的剪影一次又一次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小时候,我和弟弟经常站在老屋的院子门口,或是坐在石头台阶上,看着父亲从地里回来。有时,他挑着一担麦子或稻谷,有时,肩上扛着那把特制的大铁锹。我喜欢等待父亲在暮色中出现,更喜欢父亲从箩筐里摸出一个大西瓜(丝瓜)递给我和弟弟,那一刻,是我们一天最开心的时候。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家搬到镇里,茅草屋也变成了大瓦房。父亲在村办厂里上班,经常出差去外地。每次听说他出差要回来,我就站在巷口等父亲。船总是天快黑了才靠岸,父亲迎着夕阳的余晖,大步走来。他一见到我,就从黑色皮包里掏出一支钢笔和几包零食递给我,拉着我的手往家走,一边走一边问道:“弟弟呢,咋没跟着你?”还不忘嘱咐一句:“零食要和弟弟一起吃啊。”

结婚后,我和爱人一起在乡镇企业上班。傍晚下班回家,父亲会送来地里摘的蚕豆、黄豆,还有些新鲜的蔬菜。看着夕阳下父亲远去的背影,我感觉到他走路脚步声没以前响了。

女儿出生后,平时都在她外婆家,厂里休息的时候,爱人就带女儿带回来。父亲早早就来我家,等着看他的宝贝孙女,喜欢听孩子叫他爷爷,从口袋里掏出孩子喜欢吃的零食。陪孩子玩了一会儿,天快黑了,父亲又忙着回去做

目光扫过,答案便跃然眼前。久而久之,那些数字和口诀在潜移默化中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记忆里。

夏日的夜晚,我和小伙伴们围坐在院子里的小桌旁,月光如水洒在桌面上。大人们在一旁聊天,我们则借着微弱的光线,玩起了背诵九九乘法表的游戏。一个人起头,依次往后背诵,若是有人背错或是卡顿,便会引来一阵善意的笑声。在这此起彼伏的背诵声中,夜晚的燥热似乎也减轻了几分,而九九乘法表的口诀,也深深地刻进了我们的心里。

记得有一次,学校组织数学口算比赛。考试前的那几天,我把墙上的乘法表看了一遍又一遍,嘴里不停地念叨着那些口诀,仿佛要把它们从纸上直接“吸”进脑子里。比赛那天,教室里安静得只能听到笔尖在纸上划过的沙沙声。我快速地扫视着一道道乘法算式,脑海中乘法表的口诀飞速闪过,答案瞬间而出。最终,那次比赛我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当老师表扬我时,我心里满是对九九乘法表的感激。

随着年龄的增长,数学知识的难度不断增加,我们学习了更复杂的数学公式和算法。九九乘法表在庞大的数学体系中,似乎渐渐变得微不足道。然而,每当遇到一些

记得有一次,我感冒发烧,两天都没退烧。母亲把湿毛巾敷在我的额头上,让我好好睡一觉。正好到了广播剧时间,她随手拧开收音机,把声音调小,对我说:“你睡觉,我听广播剧。听着声音更容易睡着,闭上眼睛睡吧。”我倒不觉得有声音会影响我睡觉,可这一幕偏偏被奶奶撞见。她冲过来,“啪”一下把收音机关掉,劈头盖脸批评母亲:“孩子病成这样,你还有心思听收音机!去,赶紧给孩子做碗热面条!”见奶奶生气,我赶紧说:“奶奶,我没事,已经吃过我妈妈做的面条了。我妈听收音机没事,我也喜欢听呢!”母亲这个人有个优点,无论长辈怎么说她,她也不会恼怒,她知道长辈都没有坏心眼儿。母亲见我支持她,跟奶奶笑着说:“妈,您老人家就放心吧,我可不是不知轻重的人,不会亏待您大孙女的!您大孙女可是我的亲闺女呢!”

多年后,再回忆起母亲的广播剧时光,我觉得那段岁月满满地都是温馨。因为母亲的影响,我也喜欢上了广播剧,后来还沿着广播剧的指引,爱上了文学。母亲对我的影响,不仅仅是这一点。最重要的是,母亲通过她的做法,传递给我一种生活观念:一个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给自己留点空间。一个女人即使成为母亲,也不要被母亲角色绑架,丢失了作为个体的追求和梦想。

饭。女儿总是“爷爷、爷爷”地叫着,追到巷口,父亲转过身来,冲孩子挥挥手:“乖,回家,回家。”暮色中,父亲的脸上满是笑容。

再后来,我和爱人出来做生意,春节前才回老家过年。每次我们刚到家门口,父亲就推着坐轮椅的母亲出来了。西山太阳下,父亲微笑着,母亲也举着能动的左手指着我们,咧开嘴笑。母亲去世后,父亲一下子老了许多。我回老家的次数也多了,父亲经常用他那老年手机给我打电话,又怕我嫌烦,电话通了就问我,有个未接电话是不是你打的,或者说按错了键。每次挂断电话,我心里总想,下次一定要主动打电话给父亲,可每次都是父亲打过来,我才想起来。

最后一次看父亲的背影,是父亲患癌六年后,病情严重住院了。我赶回老家在医院里陪护了十多天,父亲见我每天都接到客户的电话,就催我走。我离开病房时,父亲让大嫂搀着他,走出病房送我。我走到电梯口,转过身来,父亲冲着我笑了笑,挥了挥手,转过身慢慢地往病房移去,我分明看到他衣袖擦了擦眼睛。

十几天后,我再次赶回来,父亲已躺在二哥家的床上,我陪了他三天三夜。一开始父亲还能说能笑,给我讲镇里这些日子发生的事,慢慢地父亲就说不出口了。那年,79岁的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然而父亲暮色中的那道剪影却永远留在我心中。

较为简单的乘法运算时,那些儿时背诵的口诀依然会不假思索地浮现在脑海中,帮助我们迅速得出答案。它就像一位忠诚的老友,在我们成长的道路上,始终默默地陪伴着我们,为我们提供着最基础却又至关重要的帮助。

如今,自己有了孩子,看着孩子背着书包走进校园,开启他们的学习生涯。在为孩子准备学习用品时,我也特意挑选了一个印有九九乘法表的铅笔盒。当孩子第一次打开铅笔盒,看到那乘法表时,眼中满是好奇与疑惑。我轻轻地拿起铅笔盒,指着上面的数字,像多年前父母教我一样,耐心地给孩子讲解着九九乘法表的奥秘。那一刻,时光仿佛倒流,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坐在书桌前,对着墙上乘法表认真学习的自己。

九九乘法表,它不仅仅是一组数学口诀,更见证了我们在知识海洋中的起航,承载了无数个努力学习的日夜,也记录了我们在成长道路上的点滴进步。它用简单的数字和规律,为我们打开了数学世界的大门,引领我们走进一个充满奇妙与探索的领域。即使岁月流转,它所蕴含的力量和温暖,依然深深地扎根在我们的记忆深处,成为我们人生中一份无比珍贵的宝藏。

外婆的微笑

□陈鑫

秋天,是个思念的季节。每每独自走在微凉的晚风中,我总会怀念起外婆的微笑。

小时候,由于父母工作繁忙,没时间照顾我,于是便经常把我送到外婆家。我的童年记忆中,也因此总能见到外婆的身影。

外婆年轻时做过小学老师,退休之后,就在家养花种草。老宅的院子被她打理得井井有条,种满了花草,一年四季都显得生机勃勃。这里自然也就成了我玩耍的乐园。后来在课堂上学到鲁迅先生的百草园时,我立刻下意识地想到了外婆家的院子,那里就是我的“百草园”。天气晴好时,我在院子里刨蚯蚓,抓蝴蝶,外婆则在一旁照料花草,不时还会转过头看看我,叮嘱几声“慢点,别摔着”“小心别被虫子咬到”之类的话。外婆脾气很好,我总能回想起那时的她,站在姹紫嫣红的花丛前,脸上洋溢着的笑容让我觉得是那样温暖。

我性格内向,胆子也小,在学校里受了委屈或是和小伙伴发生矛盾,回到家,还没等我开口,细心的外婆总是能从厚厚的老花镜后面看穿我的小心思。我搬把小竹椅靠着外婆身边坐下,趴在她膝盖上,眯起眼睛,听她耐心地讲为人处世的道理,告诉我朋友之间应当多一些真诚与宽容。慢慢地,我心里的疙瘩一点点解开,也不再觉得难受了。转过脸,抬眼往上看,外婆的笑容映入我的视野,依旧充满了慈爱安详的光芒。在那一刻,一种无比安心的幸福感包围了我。

再后来,我考上了大学,离开家乡去了外地。接到外婆病重的消息时,我整个人都蒙了,像是在梦里一样。我多么希望有人能把我从这个梦中喊醒啊!可无论如何,冰冷的事实也无法改变。我请了假,坐最近的一班火车匆匆赶回老家。外婆躺在病床上,面容明显憔悴苍老了许多。我强忍着内心的悲痛,弯下腰,低声在她耳边轻轻呼唤着:“外婆,我回来看您了……”病痛的折磨已经使她神志模糊,难以感知外界的动静,可我的呼唤却让她有了反应,我清楚地看见,外婆干瘪的嘴角微微抽动着,慢慢睁开双目,浑浊的眼中尽管生出一层淡淡的白翳,却遮挡不住背后那熟悉的温暖。我知道,这是外婆在用她的微笑回应我。

多年以后,她的微笑依然时常出现在我的眼前,还是那么熟悉,那么温暖。